

三江热议

中国式马拉松不必崇洋媚外

苑广阔

近日,第36届北京马拉松赛圆满落幕,来自埃塞俄比亚的三名选手获得男子组前3名,与此同时,女子组冠、亚军也同样被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近年来,中国马拉松赛事奖牌频频被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非洲选手包揽。国内马拉松赛事到底该不该邀请这些“外援”来参加?

9月22日中新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迎来了各项马拉松赛事的井喷式发展,除了著名的“北马”“广马”“深马”之外,国内各二三线城市,也纷纷组织自己的马拉松赛事。以2015年为例,中国田径协会掌握的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的赛事达到134场,参与人数达到15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从覆盖区域上看,目前马拉松赛事已经涵盖了4个直辖市和全国23个省、自治区的79个城市。

现在的马拉松赛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国内各城市对外提升城市形象、扩大城市知名度,对内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锻炼的主要方式之一。尤其是随着百姓锻炼意识的增强,通

过网络“约跑”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一座城市如果能够有一项高规格的长跑赛事供他们参加,让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得到展示,确实算是一项“民心工程”,也受到了市民的肯定与欢迎。

但是近年来的马拉松赛事,也出现了一种多少令人有些不安的现象,那就是几乎所有马拉松赛事的冠军、亚军、季军等比较靠前的名次,都被来自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的选手垄断了。尤其是那些奖金设置比较高的马拉松赛事,跑在队伍前头,并且最终夺冠的选手,往往都是这几个国家的选手为主。据媒体报道,一个优秀的职业跑步运动员全年的收入可以达到20万美元,而最顶尖的运动员年收入甚至可以达到100万美元以上。

各地马拉松赛事之所以邀请这些国际高水平选手参赛,主要目的就是为赛事的精彩程度和吸引力,也以此来显示赛事的影响力。本来这也没有什么错,但凡事物极必反,当越来越多的国内赛事前几名的名次和奖金都被国外选手拿走,也逐渐引发了国内选手和长跑爱好者的不满,甚至也引起了国家体育主管部门的关注。国家

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有关负责人就表示:“今年6月,中国田协连续出台包括《马拉松经纪人管理办法》、《关于邀请外籍优秀运动员参加中国境内马拉松赛事的管理规定》在内的三个文件,对国内马拉松比赛邀请国外运动员进行引导和规范,中国田协不鼓励所有的国内赛事都邀请外籍优秀运动员。”

之所以要对这种现象进行引导和规范,一方面是赛事组织者邀请国外选手参赛,要额外花费一笔不菲的经费,同时对赛事品牌带来的正面影响力有限;另一方面,马拉松赛事应该引导和鼓励更多的普通跑步爱好者参与,为普通长跑爱好者提供更好的参赛保障和服务,而不是把经费都用在少数几个高水平运动员的身上。而几乎每项赛事的名次和奖金都被国外选手拿走,一定程度上也压制了国内跑步爱好者的参赛热情。

说到底,如果是举办国际锦标赛,邀请专业的高水平运动员是必然的,但一些二、三线城市的民间马拉松赛事还是应该给国内的跑步爱好者多一些空间,而不是“崇洋媚外”。

街谈巷议



靠基因检测天赋是另类迷信

作为拳王邹市明的儿子,萌娃轩轩(邹明轩)未来只能把打拳作为自己的业余技能?不久前,轩轩(邹明轩)的妈妈冉莹颖通过微博曝光了儿子的天赋基因,让吃瓜群众为胖轩的未来操碎了心,也让天赋基因检测成为关注的焦点。与此对应,广州不少家长也表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尝试做天赋基因检测,对未来的教育培养“做参考”。

9月22日《南方都市报》

“靠基因检测天赋”真的靠谱吗?不见得。据医学专家介绍,目前医学领域进行的基因检测,主要是针对致病机制非常明确的基因进行诊断;尚无法触及智商等层面和基因的关系。而WeGene联合创始人陈钢认为,基因检测并不能检测人的天赋。通过少数基因来判断孩子的天赋,决定孩子以后重点发展方向,有点牵强附会,“这未必靠谱。”

那么,为什么天赋基因检测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一则商家与检测机构玩“噱头”,靠此牟取暴利,据悉,检测价格从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二则迎合了家长的需求;三则,天赋基因检测归谁管、怎么管等问题,目前尚没有明确、具体的政策解答,与“天赋基因检测”的热潮相对的,是监管制度和细则仍处于起步阶段。

实际上,基因与“天赋”、“能力”间关系的研究,在国内外尚未形成体系。笔者以为,即便基因与“天赋”、“能力”能扯上些许关系,诸位家长靠基因给孩子“算命”也须谨慎为妙。孩子的健康、快乐、自然成长比什么都重要。迷信靠基因检测天赋,是一种迷信。一定程度而言,未必对孩子的成长、成才有利。

杨玉龙

图说世相



“最美野长城面目全非”来自文化短视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被民间称为“最美野长城”的辽宁省绥中县小河口长城,在修缮后被“抹平”,完全看不出长城的样子,变成一堵蜿蜒的“白灰墙”。当地文物保护部门对北京青年报记者称,他们是在用白灰“对长城进行修葺”,该修葺项目每一步都经过审批,“合理合法”。长城专家表示,看到小河口长城被修得“面目全非”很心痛,但长城该如何修葺,至今仍没有统一标准。

9月22日《北京青年报》

文化传承是直接能判断民族特征的区分因素,建筑更是一个民族历史传承的载体。但“短视”文化往往会毁了这一切。尤其是当“保护性修复”变为“破坏性修复”,不得不说,“短视文化”就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如今的不少官员,他们上任后往往热衷于勾画自己的宏伟蓝图,毁掉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文脉。 杜学峰/文 闵汝明/画



“职业幸福感”调查不过是一场游戏

郭元鹏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对全国12个省市23个区县的246所学校共7463名教师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中小学班主任普遍缺少职业幸福感,津贴太少存在吸引力危机。

9月22日新华网

这篇新闻报道,传递给我们的就是一个意思,通过数据告诉我们,中小学班主任都缺乏职业幸福感,感到自己的班主任职业是不幸福的。不幸福的原因大致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其一,压力太大;其二,津贴不多。

我不能说,这样的调查没有意义。但是,我想说的是所谓的“职业幸福感”调查本身就没有多大价值。最近这几年,经常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职业幸福感”调查。调查群体不同,结果都是相同的:医生认为没有职业幸福感,记者认为没有职业幸福感,官员认为没有职业幸福感,

工人认为没有职业幸福感,农民认为没有职业幸福感。

这种调查,实际上加剧了社会矛盾。凡是涉及幸福感的调查,只要数据真实,只要原生态呈现,几乎都是类似的结果,大都感到自己的职业不幸福。这也是有社会因素的。眼下人们诉求越来越多,有了钱还想更有钱也就不幸福了。有了彩电还想要大彩电也就不幸福了。有了10万的汽车还想要宝马也就不幸福了。一周休息一天嫌休息时间短不幸福,有了两个休息日还是觉得时间短,也还不幸福。马上就要实行“周五半天+双休”了,估计还会有人不幸福。

之所以说这种调查没有意义,是因为无论你调查的是什么行业,都会有很多人认为不幸福。如果不信的话,咱们开展一次“富人幸福感调查”和“明星幸福感调查”,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会说自己的职业不幸福。他们那么有钱,那么光鲜,为何也不幸福?当你给自己设计的理想偏丰满,现实却偏骨感的话,岂能感觉到幸福?当你的人

生蓝图是先赚一个亿“小目标”的时候,岂能幸福?

我不能说班主任这个职业是轻松的。但是,我们要如何理解幸福感?当你觉得自己不幸福的时候,请看看街头的环卫工人,请看看睡在桥底下的建筑工人,请看看在田地里劳作的农民。前几天出了一个新闻,说是大学毕业生感到不幸福,农民工的工资比自己低不了多少。问题是,你看到农民工的辛苦了吗?你看到了农民工的无奈了吗?

再说了,即使是相同的职业,也不能因为有人觉得不幸福,就说这个职业不幸福。同样当老师有人幸福有人不幸福,同样当官员有人幸福有人不幸福,同样是明星有人幸福有人不幸福。这差距其实在“知足常乐”上。往往都是那些觉得自己不幸福的人才做了错事,很多贪污的官员就是觉得自己不够幸福才贪污受贿来满足自己幸福感的。

其实,“幸福感调查”本来就是一场游戏而已,根本不好衡量,没有多大意义和价值。

4S店强制保险,监管部门不能坐视不管

张先生这两天有点憋气,在4S店购买的一辆轿车,居然被强制要求在店内购买商业险,否则不能提车。张先生有点想不明白了:我只是在4S店买车而已,为什么保险也必须在这里买?保险公司和4S店是不是有什么利益关系?

9月22日《东南商报》

很多4S店都会以所谓的“优惠价”促销,诱导消费者在他们的店里购车,然后再以强制保险赚得“返点”,做成生意。如果消费者以“优惠价”购买了车,却不在4S店买保险,那么,4S店会认为“基本上没什么钱可赚”。所以,4S店普遍的做法就是:要么不能享受“优惠价”,要么就要强制保险。这么做,4S店不吃亏,还能有效规避有关法律规定的。只是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要面对这么一道两难选择题,确实很难再有更好的选择。所以,张先生被强制保险后才提车,绝不是偶然的。

不管怎么说,4S店强制保险是一种违法行为,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尤其是当这种违法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的时候,作为监管部门,保监局和市场监管局不能坐视不管,而是应该站出来,为消费者撑腰。首先,严加监管,制止强制保险的违法行为,不能允许购车格式合同中出现“店内买保险”之类的霸王条款。其次,针对许多4S店不买保险就扣押车钥匙、不开具发票等违法行为,不但要严厉查处,还要给予重罚。再次,对于欺诈消费者的4S店,必须纳入征信系统,使其产生不良信用记录。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制止4S店违法行为,还广大消费者一个公道。

郑建钢